

## 荐书

作为读周刊微信公众号,好书品读重点打造月度书榜、月度童书榜、月度绘本榜,为读者推荐近期精品新书。“好书品读月度书榜”“好书品读月度童书榜”“好书品读月度绘本榜”与“优秀畅销书排行榜”互为补充,希望能为读者带来全方位、各具特色的图书推荐。

从2022年2月起,好书品读重磅打造“月度科普书榜”,助力于国家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敬请关注。

## 好书品读月度科普书榜(3—4月)

《旗帜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梦太空》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编  
人民出版社

《科技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发展之路》

人民论坛 编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黄河画传》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走进天宫”科普丛书

朱林崎 著 吴联芳 绘  
国防工业出版社

《第二大脑:脑机协作如何改变个人发展和家族传承》

涂子沛 著  
中译出版社

《大熊猫之路:一部绚烂的大熊猫文明史》

考拉看看 著  
现代出版社

《草木有本心:生活中的博物学》

刘华杰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5000天后的世界》

[美] 凯文·凯利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科幻如何改变商业》

[日] 藤本敦也 等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生活的科学》

[英] 斯图尔特·法里蒙德 著  
青岛出版社

为深入推进书香京城建设,加强优质阅读内容供给,在全社会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根据《北京市关于深入推进新时代书香京城建设的实施意见》,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推出“京华好书”。

## “京华好书”(第1期)

《伟大建党精神》

吴德刚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旗帜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梦太空》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编  
人民出版社

“人居北京”系列

单霁翔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紫禁城:一部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史》

郑欣森 著  
漓江出版社 故宫出版社

《宝水》

乔叶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金城》

熊育群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深圳出版社

《家山》

王跃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院士解锁中国科技”系列

中国编辑学会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主编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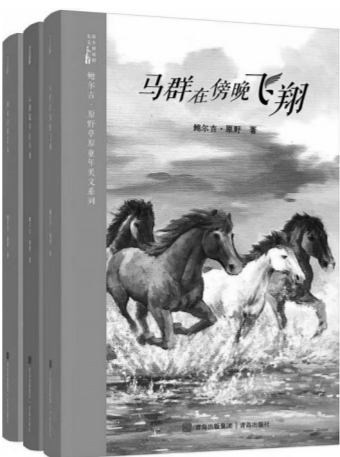
《北斗牵着我的手》

叶梅 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星耀中国”系列

董瑶海 等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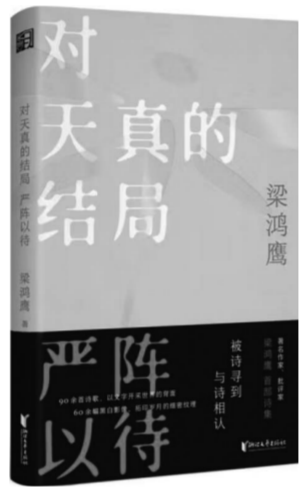
## 序与跋



说到“童年”这个词,我觉得应该勤洗手。仿佛这个词就是金子做的,我要用手把它捧起来。

我童年用过的洗脸盆都很大,是搪瓷盆,盆底有一条大金鱼的图案。往盆里倒入清水,鱼的尾巴仿佛晃动,好像在游。我会在这样的水里洗很长时间,与其说是洗脸洗手,不如说是用手捧水倒在鱼身上。

如今我60多岁了,身边的一切和童年时完全不同。但我说到“童年”这个词,常常关掉房间的灯光,眺望星空。60多年过去了,只有夜空的星辰没有变化。他们明亮又模糊。60多年的时光很长,但星辰并没有离我更近一点,也没有更远。跟太阳和月亮相比,星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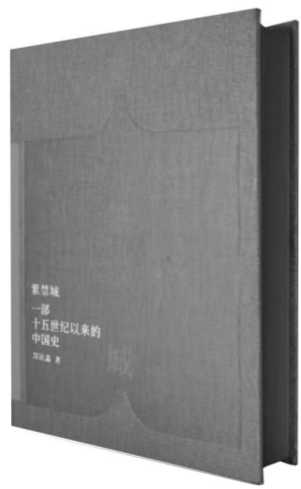


人到一定时候必须认得诗,因为诗有志于开辟的始终是一个勇敢的、不服气的、特异的新世界,承载着人类的玫瑰与星辰、大海与天空、圣洁与骄傲、自信与审思、悲伤与幻想。不认得诗,意味着你的生命中尚缺少真正发现的勇气,又一次证实了灵魂的不完整性。

诗天然具有唤醒的功能,是生活赋予的,是灵性的力量所在,即使枯坐书斋研读,也会接受到诗句中独特气息、神韵和为诗之道的熏陶启发。而当我试图在乡野,在城市水泥森林里,在拥堵途中,在与人的交谈交往中,在对万物的观察中,去接近诗性,主动去捕捉可言说与不可言的一切的时候,我便会获得一种享受之美。

我终于意识到,诗所需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毕竟是要在热气腾腾的现实中萃取的,只有张开眼睛,竖起耳朵,运转大脑,克服自己,才能很好地感知生活中的诗意;主动穿越变化、纷繁,

## 京华好书



历经600年风雨沧桑的紫禁城(故宫)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最重要的物质载体,又是中国历史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之一,更因其地位和影响成为享誉世界的鲜亮的中国符号。

紫禁城是说不完的,当然也是写不完的。源源不绝的各种出版物,适应着不同层次的需要,对于传播故宫知识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现在相当多的读物采取的是一般地谈文物、讲建筑、话宫史的叙事方式,这就难免导致紫禁城书写和认识的“碎片化”。如何将紫禁城置于大历史、大文化的格局中,提纲挈领、脉络清晰地予以呈现,自然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这既是个写作方法问题、思路问题,也关乎对故宫遗产价值的认

## 就像手里捧着金子

□鲍尔吉·原野

是夜空的儿童,他们永远长不大,从远方发出只有儿童能听到的神秘低语。

在这3本散文集里,《河对岸的星辰》写的是我的童年的故事。在那个世界里,向日葵有巨大的花盘,它的花瓣有炫目的黄色,而我童年见到的蜜蜂出现在见到的大,它们扇着看不清的翅膀在花朵上耕耘。蜜蜂、向日葵、蚂蚁、麻雀、土块和青草构成了我的童年世界。在那样的世界里,有幻想,有令人激动的发现,还有远方。

在童年,除了我们双脚站着的小小的土地,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是远方。在这本书里,远方回来了。我们假设远方是一匹匹马,或者它们干脆就是公园里的木马。它们从那个名叫远方的地方来到了我们面前,我们在和它们的对视中回到了童年。

《云的故乡在草原》,草原是云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如果从字面上理解草原,它代表辽阔和宽广。可是你到了草原,会发现这里太空旷了。目光所及的一切都是草原,一直连接到地平线。你的耳朵甚至会在这种空旷出现不适

应。寂静让人的耳朵发出嗡嗡声。

草原不仅仅空旷,它还无比丰富。那里面有蒙古族人的笑脸,有像彩色的绸子翻卷飘舞的蒙古民歌,当然还有静静的羊群和奔驰的马群。牧区的人,早上醒来喜欢看天空。蓝蓝的天空上堆砌着像绵绵的云彩。假如你牵着马去河边,会看到远处的河水像天空一样蓝。水面几乎不流动,河不想弄碎倒映在河面上的蔚蓝。

这样的草原,用笔写是写不出来的。每当我写草原,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最好的方法是用歌把它唱出来。草原上的蒙古族民歌和天上落下的雨水,木轮车轱辘,散发着草药气味的干牛粪饼,马喷出的响鼻声是一回事。如果拿着这部书去草原,边走边听民歌,你会觉得走进了草原的心里。它虽然看上去那么辽阔,那么恒久,但又非常年轻,它会用云的表情在风里舞蹈,和你对话。它的语言像民歌一样在你心里生根,开出草原的花朵。

说到草原,我几乎迫不及待地就要提到马。《马群在傍晚飞翔》所有篇章写的都是马。这也许是第一部完全写马

的散文集。

走进草原,只能说你对蒙古族文化有了一点感性认识。走近了马,就走到了草原的深处。草原的豪迈、深情、细腻可以在马身上找到佐证。当马群咩咩跑来,大地在震动。这些马和大地在一起向前冲击。对,我想说马带着大地一起往前跑,风把马的鬃毛高高扬起,马的尾巴在风中拉成一条直线。马在草原上奔跑是多么愉快呀,前方永远是平坦的远方,可以跑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形容这种状态有一个美好的词:自由。天之骄子享受着苍天赋予它们的自由。马群和天边的云彩一起竞赛,跟河流一起竞赛。如果站在山坡上看,马群像一条河流,云彩像一群马,它们都像曲曲弯弯的、蓝色的哈达。

这3本书写出了我的童年、我的草原和我的马群。在我心目中,它们是最珍贵的回忆。我用洗干净的手捧着这些回忆献给大家,就像手里捧着金子。

(“鲍尔吉·原野草原童年美文系列” 鲍尔吉·原野 著 青岛出版社 2023年2月出版)

## 认得与认领

□梁鸿鹰

领悟脆弱、坚硬或固执,时时意识到与人们一起参与的劳作才是真正的劳作,与人们共同思考、欢欣和苦恼,才能安抚浮躁,从而找到承载诗的语言、意象和情感。

因此我赞同智利诗人聂鲁达所说的:“诗人并非命中注定地要比从事其他工作或职业的人高明。我常说最好的诗人就是每天为我们提供面包的人;离我们最近的面包师,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上帝。他要完成既高尚又平凡的工作,作为公共义务,他每天都要和面、装炉、烘烤、送货。”他说得没错,只有沿着这条普通人不可回避的道路,我们才能使诗歌重返广阔天地,这是人们为诗开辟的天地,也是我们在当今时代为自己精神王国开辟的天地。

我意识到自己的劳作与无数人的生活具有同样的价值,于是心生一种渴望,有意去衡量诗,寻找伟大经典诗性之所在,以及诗对自己的启发。我时时提醒自己,被无数的人们记住的诗,含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伤痛,蕴藏“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的无奈,也具有“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般的喜悦。

诗有需要我们包容的怪癖,它始终是创造的结果,往往在孤独、静谧或充满离愁别绪、别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才有幸写得好诗。诗的敌人说到底诗人自己,是感觉迟钝、判断力下降,是目

光被媒介、网络与大众社交工具所遮蔽,或对既往庸常和惯性的不自知,随大流,赶风潮,走捷径,将自己等同于水龙头,准备随时随地“拧”出诗来。里尔克曾经提醒诗人,要敢于自省,问问自己是不是“非写不可”,他说:“请你走向内心。探索那叫你写的缘由,考察它的根不是盘在你心的深处;你要坦白承认,万一你写不出来,是不是非得因此而死去。”他告诫诗人要不断地走向内心,探索生活发源地的深处,在发源地找到问题的答案,当自己必须“创造”时,才拿起笔来。写诗的人需要把每一次写作都视为一次独特创造过程的延续,不搔首弄姿、无病呻吟、浮光掠影、为写而写。

“山峡里古老的松树/没有山顶上小草接受阳光的机会多。”生活中时时处处都有“小草”,可能正在等待我们去施与阳光,但阳光必须是纯正而充实的,而不是空洞、芜杂、凌乱和拼凑的,就像艾青说过的:“今天的诗人写三峡,应该同李白写的三峡有区别。如果没有写出自己看三峡的新的东西,那就不算写,多印几份李白写三峡的诗就行了。”

认领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好的诗人以打破常规为志业,超越前人,敢于捐弃他人,诗人必得全身心地热爱生活,或者一心一意地反思自己,将自己的骄傲与自以为是的特权

放在一边,省思他者与自身境遇,心怀浩淼,向往卓异。

诗人需要以一种超出一般文学语言之外很高的语言,去匹配诗,与文体达成默契,正如法国诗人让·贝罗所说:“诗的效果,诗一种作用于语言的效果,一种对语言的特殊审视,是从各方面拨弄语言,是语言的一种翻滚,是语言的培养基。”优秀的诗人总是致力于找到诗的语言的色彩、调性、节奏。

诗人的想象力应高于他人,别人能向上五百码,诗人起码要高到五千以上。诗以少胜多,以弱搏强,以具体超越具体,激发活力,回归本真。

认领诗同样意味着要以诗去探索世间奥秘,波兰诗人辛波斯卡说诗人要敢于说“我不知道”,世界于我们而言,未知的已远远超过已知的,那些普遍的、显在的、太阳之下无人不晓的东西,诗人应有意回避。

诗人不一定非要成为所谓的代言者,有时孤独会成为解救诗人的力量,促使诗人以自己的方式,去思考遥远、微妙、独异的一切,去接受如瓦雷里所说的“舒心的折磨”的命运。我以这些尚不成熟的诗句,暂且去为自己开启一扇新的门。

(《对天真的结局严阵以待》 梁鸿鹰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3年3月出版)

## 书写紫禁城的整体史

□郑欣森

识程度问题。我们今天已认识到紫禁城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整体,它的建筑、文物与宫廷历史文化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就应当书写一部体现紫禁城完整内涵的整体史。

整体史的紫禁城,要有明清两代的内容。紫禁城不仅是明朝修建的,而且在明清491年的宫廷史中,在明代的220多年有着丰厚的积淀;清承明制,例如在宫殿建筑、典章制度、官规习俗等方面都体现了其明晰的沿革变化过程与痕迹。因此紫禁城在世界文化遗产中被称为“明清故宫”,这个名称有着特定的丰富的含义。由于清朝离我们现在比较近,清宫留下的遗存相对多,好多人似乎认为故宫就是清故宫,其实此前是明故宫,明宫的遗存也不少,明清之间的联系不能无视或者割断。整体史的紫禁城不能只有清朝而没有明朝,或者详于清而略于明。

整体史的紫禁城,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个皇宫,而要把它放在3000多年的宫殿史、2000多年的帝制史中来认识。因此,应该通过丰富的细节来呈现紫禁城背后的中华文明史脉络,而非限于建筑、书画、器具等单一门类的分块叙述上。此外,紫禁城的物质呈现是帝

国多元地方文化和工匠精神的精华凝聚,是帝国对全国控制力的体现,也见证着帝国的兴衰存亡,因此整体史对此应有有一定的反映。

整体史的紫禁城,应有更开阔的视野,在15世纪以来欧亚史变迁的大格局下看待紫禁城。紫禁城的形成史既是文明史、政治史,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紫禁城与永乐皇帝定都北京的选择紧密相关,而永乐定都北京与北京在当时欧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又息息相关。紫禁城的建立及其功能运转与明清帝国在世界史特别是在欧亚史的地位紧密相关,一部紫禁城史就是一部活的15世纪以来的欧亚史。紫禁城丰富的文化艺术遗存反映了明清帝国曾有过的开放性、世界性和多民族性的特质。

整体史的紫禁城,自应有多姿多彩的故宫史、博物院史。紫禁城改称故宫已100多年,20世纪的故宫是紫禁城整体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站在20世纪中国变迁史的角度看故宫,站在20世纪中国人命运的角度看故宫。20世纪中国的一个变化,就是故宫由皇宫成为博物馆,功能上由政治的转向文化的,准确地说

是公共文化的。这是20世纪的新概念。以前中国没有博物馆的概念,博物馆的出现担负了一种新的共和公民的人文素质养成的责任。而故宫人,无数故宫的典守者、管理者、文物修复者,他们的努力和奉献,也体现出20世纪中国人可贵的精气神和历史感。

基于以上的一些思考,笔者遂拟通过对丰富的紫禁城内涵的梳理,书写一部新的紫禁城史。这部书从4个方面着眼,即紫禁城作为皇宫的建设史,紫禁城作为朝廷的政治史,紫禁城作为官廷的生活史,紫禁城作为故宫的博物院史。笔者以为,对这四方面视角的综合考察,庶几就是紫禁城的整体史,或者说是完整的紫禁城史。每方面围绕主题又分设为几个部分,部分下又有若干节,有人,有故事,有文物,人、事、物又结合在一起,力图呈现出一个生动的、立体的、传承变化着的紫禁城,使读者对其600年沧桑有个头绪比较清楚而内容相对丰富的了解。当然,这也许只是笔者的奢望。是否达到了预期,只能请读者诸君评判了。

(《紫禁城:一部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史》郑欣森 著 漓江出版社 故宫出版社 2023年2月出版)